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八十九回 白鶴羽士銜金棟凌霄 金箔仙人呼紅雲助駕

燕朝自請龍虎山張真人在南都斬了猴精，世子具密表奏聞以後，只道妖寇自在殄滅之日。不料數年間，連失了淮南、江北、河南、西楚各處地方，橫截了中原，弄得子南父北，只從海道通使，國勢甚是窮蹙。又加塞外俺答乘中國有釁，歲歲請市索貢，誅求無厭，譬諸患病之人，心胸先有膈痞，腰背又生出癰疽，醫治得那一邊好？既而得了姚少師安慶大捷奏疏，燕王私喜道：「江南高枕無憂。我今出兵先伐俺答。」正集群臣商議，忽天上降下兩隻白鶴，整整的立在金殿之前，延勁舒翼，長嘯一聲，竟變作兩個道士，群臣莫不驚訝。

燕王疑是濟南妖人，喝令衛士：「快殺此怪物！」道士搖手道：「陛下息怒。臣等為平寇而來，莫認錯了！」燕王半疑半信，擊取佩劍在手，指著兩個道人說：「汝且奏來！倘有半字虛偽，怎瞞得朕？立刻斬為兩段！」道人方才稽首，昂然而言：「終南山有位太孛夫人，具蓋天蓋地的神通，無量無方的變化，與那山東姓唐的，是生生世世為仇敵。特地奏請上帝來降伏他，一則泄自己之夙憤，二者為陛下平定江山。只因陛下原是真命帝王，福分甚大，所以降此神聖。臣等是他弟子，先來報知，看陛下有至誠心沒有。這位太孛夫人，卻不是輕易來的！」

燕王看這道士嚴聲厲色，侃侃鑿鑿，不像個奸細，便道：「他既知朕是真命，原來扶助，功成之日，自然大加敕封，使天下的人都崇奉他，豈不榮顯？你兩個可去請來。」道士微笑道：「古來帝王之求賢者，如商湯有莘之聘，高宗版築之求，文王後車之載，先主草廬之顧，彼不過塵世的賢人、君子，尚且如是尊重，何況超出三界之神聖？怎麼說著臣去請呢？」燕王道：「這話說得近理。朕將玄纁熏玉帛，差個天使同你前去便了！」道人說：「若是這樣輕褻，是決不來的。庶民之家，信了佛法、道教，尚然大施金錢，何況貴為天子，只用些幣帛，又首個官兒們去，足見陛下不誠心的了！」燕王叱道：「難道不是差人，朕到自去請他不成？他不來，朕自有法平此妖寇，毋得妄言取罪！」道士相顧笑道：「未必，未必，我師原說直待太子登基，然後顯神通，為他平妖滅寇。如今這皇帝心嬌氣傲，不屑去出力的，由他直殺到京中，干我們甚事？」

燕王的話，原是色厲內荏，不肯下氣與這道士，如今被他說得又癢又疼，一時轉不過話來。正在難處之際，隨有善於逢迎的大臣一員俯伏奏道：「彼既口出狂言，或者真有大用，果能平寇，不妨厚禮去請，如有欺誑，自當從重治罪。今且問他，須得怎樣便來？」燕王道：「那廝出言無狀，甚為可惡。想著太子登基，豈不是咒詛朕身？」道士即抗言道：「陛下差矣！太子登基的話，不但陛下是真命，足見太子也是真命。萬子萬孫，長有天下，怎麼認作咒詛？」燕王方回嗔作喜道：「這話才是。朕當遣親王一員，用黃金千斤、明珠十斛去召他，何如？」

道士見說得入港，便道：「如今太孛夫人正在構造玉皇寶閣，尚少金棟一根，陛下若果心誠，這個就是幣儀。然後去請，再無不來之理！」燕王見說到佈施，料是幻術，借此化緣來哄金錢的，我給他個善治之法，遂諭道：「金棟何難，你到數日之後來取便了！」道士稽首稱謝。仍化作白鶴，凌空而去。

那員大臣，是兵部尚書劉俊，又奏道：「金棟必需數萬黃金，陛下怎就許他？倘若是弄些妖法來化緣的，豈不為他所誤？」燕王笑道：「卿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朕造成一根梁棟，放在金殿之下，他如何可以取得？必須車輪裝載，馬牛扯拽，那時朕著羽林壯士護送而行，看他落在何處？一面行知地方官員，若是妖人即便擒他了！」劉俊隨奏：「聖鑒如神，非臣所能測。」於是兩班文武官員都俯伏在地，隨著劉俊，著實和贊了幾句，方退朝而散。

數日之間，上方匠製造金棟甫完，抬向殿前。燕王大會群臣，早見一雙白鶴飛下，並不如前變作道士，但向空長唳一聲，忽又飛下白鶴三對，竟將這條金櫃各銜在嘴，看他徐徐而行，出了殿簷，一陣風響。騰上空中。燕王疾忙下殿，仰首看時，金棟已在靈霄之內，如七、八隻鴻雁，共銜一蘆，向西而去，已不見影兒了。燕王大叱「怪事！」仍回殿中，坐在御牀。群臣皆叩駕道：「陛下洪福齊天，真仙下降，指日可滅妖寇。」燕王躊躇一番，已有主意。隨諭諸大臣道：「適才那群鶴是西去的，正合著終南山道士的話。朕想太孫已長，又有姚少師在彼，可以留守南都。朕即召太子回京，令其代朕巡狩陝西，便向終南山細訪，如果有恁麼太孛夫人，隨令其召來，若係妖人，即在彼處起兵剿滅，省得又釀成山東之禍。」諸大臣又奏稱睿算神謀，無微不中，燕王大喜。因此上差官到南都的。

當下世子召使入殿，呈上敕書。是燕王親筆，召令世子星赴北關，定限在五日起身。世子猜摹不出，問來使，亦茫然不知。因召集百官商議，咸謂少師初喪，恐敵人乘釁興兵，有意外疏虞。但父命唯而不諾，君命不俟駕而行，豈可稽遲？總是首鼠兩端的話，終日不決。世子回宮，寢食不寧。逡巡至第五日，忽報又有敕使到來，疾忙召入。呈上燕王手敕，是委令太孫留守南都，軍國重任交與英國公張輔、平江伯陳瑄二人贊理。要知道前敕，尚未知姚少師已死；此敕是見了少師已死的奏疏發的。世子心內方安。即刻升殿，宣敕已畢，隨發令旨於次日起行。一切水陸車馬，都是頂備整齊的了。世子止帶經筵講官黃淮、芮善二人，並羽林軍將等，排駕出正南門。太孫與大、小臣工遠送，不消說得。

單表這位太子，就是仁宗皇帝，乃聖明之君，行動有百神呵護。從陸路到丹陽，下了龍舟，到江陰君山腳下，少不得要換大海鯁船。方在登岸升輿，突見山頂奔下個人來，遍身金光燦爛，羽林軍張弓挾箭，齊聲吆喝。太子龍目一看，是個道士，身上穿的是金箔鑿衣，鱗鱗片片，隨風飛動，顯出肌膚。正值寒天，自然是個異人了。亟令左右前去召請，那道人即到太子面前，打個稽首道：「方外金箔張，與殿下有緣，特來助駕。」

太子大喜。即命後車與真人乘坐，金箔張道：「不消。」將身一縱，早已飛到海船帆檣竿上立著，眾皆大駭。芮善諫太子道：「此乃妖術，恐怕是濟南奸細，殿下不可輕信。」太子道：「卿亦慮得是。但孤家要以誠心格他，卿不知鉅驪之刺趙盾之乎？若有命在天，彼奚能為害？倘或我生不祿，則萬里海濤之險，安保得平穩無事？」說話之間，已到海舟。道人遽然躍下，大嚷道：「龍神在此送駕，一路大有風波，心不誠者，總去不得！」太子道：「請真人指出，孤家自當遵教。」金箔張指著芮善道：「這是猜我做奸細，第一個不可上船的！」其餘指出的，竟有十分之七八。太子欠身道：「孤家只帶得兩員講官，若再去其一，恐父王見責。」就令芮善向真人謝過，方才允了。餘者盡行發回，道人又向太子道：「就是船亦止用一隻，現有神將在空中扶助，龍君在水底護送，只為著殿下。若是別個船隻，誰來睬他？」太子下令眾人都上御舟，隨請真人進艙，金箔張不應，又一縱在帆竿頂上。那時正是大逆風，道人卻向南方呼口氣，化作一朵紅雲，端端正正，捧在桅牆上面。大喝一聲道：「火速行者！」只見其船如飛，搶著逆風，衝波破浪而行，如雷霆霹靂，響震山谷之中。道人方才下來，盤膝坐在船頭。太子又令黃淮、芮善固請入艙，道人說：「你們不知就裡，各從其便。」

到夜間，太子秉燭而坐，與黃淮二人說：「逆風行舟，道家有此異法否？」黃淮道：「但聞有呼風之法，與回風返火之術，今彼與逆風抗衡，實不能解。」道人在船頭大聲說道：「大凡順天而行者，謂之正法；逆天者，就是邪術。風為天地之噫氣，豈可逆天而使之回轉耶？」太子聽了這話，合乎聖賢，心中大悅。又請道人進艙，又辭道：「諸神在此效力，貧道豈有偷安之理？」於是太子坐以待旦，飭令眾人總不許安寢。

兩日夜已到天津，就起早入京。太子緩言請於道人說：「真人所穿的金箔紙衣，恐父王見了，責備孤家不為另制衣服。」

道人呵呵笑道：「這一件衣，要活數萬人的性命，殿下那知道？我又不做你家的臣子，難道要換朝衣朝冠麼？況且貧道不願進朝，不消慮得。」太子道：「孤家固不敢強，但在父王面前，豈有不行奏明之理？那時召請，竟沒有真人，孤家難逃欺罔之罪！」真人道：「如此，我暫為殿下遲留半日。」於是太子諭令黃淮、芮善伴著道人，從後緩來，自己與羽林軍飛馳至京入宮請安。

燕王大驚，道：「兒來何神速也！」太子把金箔道人助駕之事，細奏一番。燕王大喜，道：「我父子總是真命天子。」就把白鶴道人銜棟之事也與太子說了：「我的初意，原是召汝回來，要代朕到西秦去，訪著了太孛夫人，請他來降妖寇。今既有這個真人，也省此一走。」即命中使去迎請金箔道人。說未畢，道人已從空而下，太子疾忙立起道：「這不是真人已在此？」

燕王亦降榻相迎，慰勞了幾句，隨令取金龍交椅來請坐。燕王欣然而言道：「東宮一路甚藉道力，功莫大焉。朕當敕封真人為國師，享受富貴。」金箔張大笑道：「我請問陛下與漢高孰勝？」燕王帶領得謙一句，說：「朕有所不及。」道人道：「商山四皓，不肯臣於漢高，而稟侍太子，只為惠帝是真心待人，高帝是假意籠絡人的。若貧道做了陛下的國師，就算不得是真人，也是個假人了，如何使得？莫說，莫說！」燕王佛然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漢高是誰？惠帝又是誰？朕是誰？東宮又是誰？那商山四皓倒底安的是漢室，今真人輔佐了東宮，也是為朕的社稷，分不得父子。朕不是以富貴加汝，要煩真人討山平東妖寇。若不稱為國師，豈足以服六軍之心？」金箔張道：「差人，差了，古者聖王興兵，必須名正言順；若名不正時，所謂一戰勝齊，遂有南陽，然且不可。貧道雖係方外，凡有行動，也須折衷於聖人之言，那有助汝行事之理？」燕王遂折辯道：「爾既知東宮為真命，難道朕倒不真命？山東妖寇反亂，王者之所必討，有何名不正處？」道人就支斷道：「難道建文皇帝也是個妖寇不成？」燕王道：「朕當日原法周公輔成王，他自出亡，與朕無涉。朕是高皇之子，子承父業，理所當然，沒有個遜位與他人的。如今妖寇不過借他年號，煽惑人心，真人怎也認得真的？朕不能解。」金箔張道：「你說是名正，他也說是名正，少不得千載自有公論。貧道方外，犯不著與你們定案。」

燕王見他說話挺撞，知道不肯助力，只因有護送太子之功，不好呵叱他，乃改口道：「朕以一戒衣而得天下，豈不能平此小丑？真人懶於事就罷了。」道人大笑道：「爾仗的是太孛夫人，怎說是自己能平他？這不是假話來哄人？足見貧道說『太子是真，陛下是假』不錯了。」燕王語塞。

金箔張隨向袖中取出一紙，遞與太子道：「留此為日後之驗。」遂緩步而出。燕王令左右追請，先看紙上字云：

太陰之精，太陰之貞。鬼母之劍，天狼之箭。

太孛之神，太孛之嗔。后土之土，水母之母。

燕王看了，全然不解，遞與太子。只見宦官數人，擁進一個道士，說就是金箔道人變的。燕王注目看去，雖然鶴髦星寇，卻是塵顏俗骨。問宦官：「怎見得是金箔道人變的？」奏道：「奴婢輩盡力趕這穿金箔的，他只緩緩而行，再也趕不上。出東華門時，他一手指道：『有個送濟南信的來了！』早不見金箔道人，豈不是是他變的？那裡又有別個道人，剛剛正在東華門呢？」燕王笑道：「你不肯為朕討寇，也不強你，怎麼變了原形來戲朕呢？」道人叩首道：「方外微臣，是來進畫的。才走到東華門外，就被這些太監父擁住，說是金箔道人變了哩。微臣正要見萬歲爺，進一幅仙畫，所以將機就機，不敢置辯，一逕隨了進宮。求萬歲爺救臣擅入宮門之罪！」燕王大笑說：「所進何畫？取上來看看。」道人舒手在袖中揮出，宦官接了，呈上燕王。正不知月殿仙容，怎落星寇之手？遂爾令燕朝天使，卻為花面之徒！下回便見。